

4点35分,最好的夕阳

□明前茶

四姨夫的返聘忽然终止,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。那一年他还没有满62岁,单位改换了新领导,客客气气嘱咐他去财务那里领最后一个月的返聘工资。四姨夫就忽然从一个建筑图纸的终审大佬,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退休小老头。

他一下子变得皮松肉垮,眼睛里的精明矍铄,这都不见了。那一阵子,他每天提着公文包逛公园,目睹成群结队的老太太在欢快地跳着广场舞,老哥们乐此不疲地下着象棋,退役的文工团员对着湖水吊着嗓子、练着身段,他忽然无比羡慕他们,羡慕他们能有各式各样的娱乐方式来打发晚年。而他,作为一丝不苟的高级工程师,这一辈子,寄情于工作,把一切寄托都安放于工作的庞大车轮中,现在,这车轮急速地刹车,四姨夫好像听到了它发出刺耳的急停声,与铁轨摩擦的火花飞溅出来,灼痛了他的心。

他们不需要我了,这个世界不需要我了。这就是那段时间四姨夫给我们打电话的主体内容。小辈安慰他说,您学学太极,您学学烹饪,或者,很多老哥子在打门球,要不要替您在门球队里找一个位置?四姨夫非常之失落,他怒怼我们的建议:我就这么没用了吗?

电话那头的小辈面红耳赤。听话听音,四姨夫是想有一份创造性的工作,他都62岁了,这工作谁能给他?

又过了一阵子,四姨夫不来电话了。他开始忙碌,变化的契机是,他90岁的老父亲给了他一台徕卡单反相机。据说,老父亲一辈子迷醉的,就是徕卡相机那种丝丝入扣的过片手感,他收藏了3部徕卡相机,半夜都会从床上爬起,拿出徕卡相机,轻轻按动快门,在黑暗中,清晰地听到那金属机构发出咔嚓声,才能安然入睡……这会儿,为了儿子的落寞,老父拿出了他最爱的一部徕卡相机,鼓励他去通过镜头看街景,“或许,你会发现退休后的新天地呢。”

四姨夫揣上徕卡出门了。一年后,在他生日这天,他的摄影作品在小区的邻里中心展出。四姨夫成了小区名人,他站在邻里中心门口迎送邻居与亲友,满脸都是第一次办展的青涩艺术家的骄傲与忐忑。进去看了一圈,惊讶得我说不出话来……没想到在一个退休工眼中,寻常街景变得如此饶有韵味:石库门房子的露台上,晒着的主妇正在晾出花色罕见的手工旗袍;后门口的水斗上,长发少妇正扭动腰肢洗头,她的小孩伸手拽着她的连衣裙后摆,赶也赶不走;骑自行车的男人正提溜着一条雪白的大带鱼回家,那副招摇的神情,跟刚得了女王勋章也没有什么两样;久雨初晴,所有的人家都忙于晾晒,猎猎作响的床单被褥将光线整齐切割,而三五个小孩子正在床单下钻来钻

去躲猫猫;打扮复古的年轻恋人在外滩吃冰激凌,头抵着头说悄悄话,将落未落的夕阳正好打亮了他们的鼻梁,那一刻,浪漫中不知为何掺杂着一丝忧愁,淡淡的、富于诗情画意的忧愁;小公园的秋千上,白发苍苍的老人推着他显然是智力堪忧的孩子在荡秋千,孩子看上去50岁了,父亲看上去80岁,前路也许艰难,可是他们此刻不过是一对玩秋千的父子,命运收起利爪,给了他们珍贵的松弛与温馨……

说实话,在看到四姨夫的作品之前,我没有想到今日的上海是这样的,今日的上海人是这样的。之前,我以为作为发展的龙头,上海的形象就是成就宣传片里的黄钟大吕,就是无人机航拍中的瑰丽多姿、气象万千。我没有想到在四姨夫的黑白影像中,上海的后街与小巷中,老百姓的生活有那么多质朴又细腻、艺术又传神的瞬间。

四姨夫很显然无比陶醉于他的新角色。他晒黑了,脸上竟有粗框眼镜留下的白痕。他逮住我,讲述每一帧照片背后的故事,讲述他如何等到了恰到好处

了美与情感,是怎样伸出小小的、温情脉脉的触手。

为了等待这一刻的日光,等待云朵翻的一下飞过去,镜头里的人物最夺目的那一刻,有时四姨夫要等上两三天时间。不要紧,他有的是时间。那一刻,他想到了老父亲对他的叮嘱:

到了我这个年纪,你才会觉得,你那个年纪是人生最好的时刻。

是的,他此刻正沐浴在4点35分的夕阳中。



制图 潘刚

物语 牵牛数朵青花小

□章铜胜

北方人家的四合院,住着真是舒坦。对于住在四合院里的小康之家来说,“天棚鱼缸胖丫头”是标配,这样人家的四合院里通常还会有个小花坛,主人往往喜欢在花坛里栽上一些牵牛花,北方人是喜欢牵牛花的。

可是,牵牛花有什么好种的呢?在南方,是极少有人家种牵牛花的。在南方,牵牛花是随处可见的,门前、溪畔、路旁的篱笆上都有。牵牛花,爬满了江南。宋朝词人蒋捷在《贺新郎·秋晓》中写道:“月有微黄篱无影,挂牵牛数朵青花小。”蒋捷写的是真实的江南。

在江南秋天的晓色里,在蒋捷的眼中,微黄的淡月下,矮篱无影,篱上疏淡的牵牛挂着几朵青色的小花,神秘而又唯美。晓色里的牵牛花淡若无痕,那些花是挂在矮篱上的,还是一茎牵牛努力爬上了篱笆,在朦胧的月色里,悄悄地吐露出数朵青花的呢?这是牵牛花开的骄傲,还是矮篱默许的宽容。真的不好说,可能也不需要我们去追究,去述说。

在淡黄月影里,在无影的篱笆上,牵牛的数朵青花,冲着蒋捷,冲着我们发出了小小的、神秘的微笑。

蒋捷的牵牛花,开在了中年,也开在了江南。读蒋捷的词,有时候,心会在不知不觉中软下来,那是无可救药的软。蒋捷在这首词的结尾还写道:“计无、中年怀抱。万里江南吹箫笛,恨参差白雁横天杳。烟未敛,楚山空。”“中年”的心仍是远的,是江南万里、雁横天际、楚山杳远的远,而眼前的牵牛花,却小心地开了。

有时候,人生是可叹的。在走到“计无此”的中年时,心思虽远,却可能是别有怀抱。中年的怀抱里,或许是应该有牵牛的数朵青花的,虽然它开得那样小。在淡月微黄篱无影的秋天的晓色里,忽然就喜欢上了牵牛花开若凭依的空灵与坚韧,喜欢那数朵青花所触动的人到中年的敏感和脆弱,喜欢这种触动带来的轻微颤动,那是淡淡的情愫,微温的幸福。

我的数朵青花,一直是清爽明媚的,它带着露,它冲着我笑,与我不离不弃。这一路走来,那些牵牛花如次第吹响的喜悦喇叭,在昔日的晨光里,欢欢喜喜。彼时,初秋的清晨,天空还没有泛起鱼肚白,仍是鸭蛋般的淡青色,天还没醒呢,可这并不影响父亲让我牵着牛出村,去放牛。无奈之下,我喜欢牵着牛往村东走,过村东的土地庙和庙边的一株大乌桕树,沿着村东的河,往不远处的大湖走去。我牵着牛绳在前面走,牛跟在我身后低头吃草,我不太留意牛,牛也不愿顾我,自顾自地努力地吃着草。此时,牛是认真的,而我是无聊的。

我用手里的一根细竹棍,在空中舞着,横扫着去打路边的草,打断了高高的青蒿的嫩尖,打散了近岸的一柄荷叶,打折了它的几根芦苇,打落了草上的露珠,打得心里也是烦躁的。当看见路边蔓延着的牵牛花时,我停下了手中不停挥舞的细竹棍,我看着它们,一朵一朵,在晨光里,浅蓝淡紫的牵牛花上,沾着细密的露珠,如蒙了一层稀薄的水雾,一朵、两朵、三朵……我跟着牵牛花开了的方向,往前走,慢慢地数着,数得天光也亮了起来。

校园里,花太多了,牵牛的青花那样小,它的花开,真的不曾引起过我的注意。我与牵牛花之间,是一段早已忘却于江湖的时间真空的,空得一无所有。

再次注意牵牛花开的时候,是在去年的秋天。我去乡下,在农家门前的一堆乱草上,晨光熹微里,我看见一茎细弱的牵牛爬上乱草堆,开着数朵青花,那样小,心里竟有了些微的感动,莫名的,也是真实的。这样的清晨,忽然就想起了日本俳人与谢芜村句子,“牵牛花呀,一朵深蓝色。”

大概人在不同的年纪,看花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。中年的“月有微黄篱无影,挂牵牛数朵青花小”,该是我沉浸到“一朵深蓝色”里的理由吧。



老树 文/图

路边花,可怜不知名。旷野风中开正好,一任过客往来行,顾盼自有情。

文史 老农可敬,刺史亦可敬

□刘吉同

公元439年,南朝之宋明帝任命衡阳王刘义季为荆州刺史。春日的一天,刺史带一帮随从到乡野打猎,一老农“被害而耕”不肯躲避,遭随从呵斥,老农说:游猎取乐,古人深以为戒,“今阳和布气,一日不耕,民失其时,奈何以离之乐而驱斥老农也”。

千百年来,民众有一种既深又重的人格缺陷,即惧官,见官会顿生出矮和怕来。然而,这位老农身上却蕴含着一种浩然之气。

刘义季者何?此人乃开国皇帝刘裕的儿子、文帝的弟弟、食邑五千户的衡阳王,新来的兼都督荆、湘等八州诸军事的荆州刺史。地位不可谓不高,身份不可谓不贵,官职不可谓不大,权力不可谓不重。老农者何?无身份无地位无权力无钱财,一位靠土里刨食的老农夫。二者的悬殊不可谓不大。然而,在这样的悬殊面前,老农却没有丝毫的战战兢兢,更没有“望风而逃”的念头,而是从容淡定直面刺史,不卑不亢当面讲理,乃至斥责刺史侵害民生。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。

鲁迅对民族的劣根性一向深恶痛绝,痛心疾首,且始终持强烈的批判态度。他痛恨欺软怕硬的性格,“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,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”。他鄙视“怯者”,叹“怯者愤怒,却抽刀向更弱者”。不过,这位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荆州“老农”,却昂头地走进了鲁迅所赞扬的那种强者之列,把“天”字写得堂堂正正。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千难万险而不倒,以这位“老农”为代表的坚毅刚强、实事求是的精神,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凝聚和引领作用。

刘义季听了老农一番话后,颇感意外又受感动,勒住马缰对之曰:“贤者也。”令左右赐给老农食物。此时,老农再一次显示出了其高尚高雅的品质。他拒绝了刺史的赏赐,皆说:“大王不夺农时,则境内之民皆饱大王之食,老夫何敢独受大王之赐乎!”其境界可谓高也。其一,没有私心。以刘义季的官职和身份,

估计拿出的赏赐也不会太小气,这对于一位贫寒的农民来说,还是很有诱惑力的。在底层生活过的人都有体验,不少人见不得一点蝇头小利,为此甚至不顾道义与尊严地去争抢。退一步说,即使老农要了这赏赐,也不乏化其为人。然而,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那些猥琐鄙陋、俗不可耐的人,是无法与之比肩的。其二,胸有大公。老农之所以看不见那些“蝇头小利”,关键是他看中的乃“境内之民皆饱”这样的大目标。唐荆韦应物云:“身多疾病思田里,邑有流亡愧俸钱。”南宋李纲诗曰:“但得众生皆得饱,不辞羸病卧残阳。”两位的情怀都受到了后人的赞扬。但是,与这位老农相比仍有距离,因为他们都有公职,负有“众生皆得饱”的责任。相比之下,这位老农的胸襟更宽,情怀更怀,境界更高,因为他是白身却心系苍生。我们应为历史上出了这么一位农民而骄傲。

刘义季听后问老农姓名,老农却“不告而退”。这个“不告而退”更精彩!多少大巴不得能攀上刺史和衡阳王这棵大树,那无疑会带来巨大的利益,至少可以借此炫耀一下自己的“档次”。然而,老农却对这些“潜在利益”不屑一顾,真是高风亮节。想象一下他“不告而退”时的情景:婉转地拒绝了回答,之后身披蓑衣肩扛锄头,转身昂头向着寒舍或田间走去,留下了一让人肃然起敬的背影。正因为老农的拒绝告知,后人也永远无法知道这位老农的名字了,也实在是件憾事。

最后还应称赞刺史几句。面对老农的直言,他并没有火冒三丈,相反却产生了敬重之情;对老农的逆耳之言,也听进去了。对老农的“不配合”,也能够给予尊重。刘义季在荆州刺史位上一直干了六年,朝野对他的评价是:洁身自好,俭朴廉正,待人诚实,不骄纵属下,“声誉西土,为士庶所安。”由此可以得出结论:凡是尊重黎民百姓的,通常都是好官。

舌尖 妙龄烧鹅

□青丝

多年前第一次去广东,有人教我,要寻吃馆处,看到橱窗里挂有烧鹅的店铺,就是快餐店,进去点一份烧鹅饭或叉烧饭,即可吃得很好很丰富。我依照嘱咐行事,到了饭点,果然见有形形色色的人涌入烧鹅店,店堂狭小坐不下,食客就手捧一盒烧鹅饭,坐在骑楼下的摩托车上,埋头吃得津津有味。这些带有市井亲切感的场景,经由烧鹅的点缀渲染,也为观望的路人提供了一个潇洒的视点。

有两种烹饪方式最能体现粤菜的特色,一是蒸,一是烤。鹅在很多地方也是传统肉食,但是,把鹅烤得皮脆肉滑,油脂盈润,成为餐桌上的宠儿,却只有粤菜一家。岭南的烧鹅店铺众多,工作台也是透明开放式的,顾客能够看到伙计在里面把整个烧鹅斩件上碟,或供人外带,或直接码放在热腾腾的白米饭上,再添一勺酱汁,两根菜心,就是兼具岭南风情的烧鹅饭。色泽金红油亮,骨酥肉嫩的烧鹅,一块块饱满匀称,尤显光鲜,散发出美妙的世俗气息,热切地飘飏着大众的日常生活,是深得人心的时尚味道。

烧鹅与烧鸭的制法相似,但鹅的体型大,肉头肥厚紧实,口感也更为腴美。做烧鹅通常选用几个月大的黑棕鹅。这一饲养阶段的鹅,正当“妙龄”,每只五六斤重,身形健美壮硕,皮下脂肪不薄不厚,经过烘烤后,鹅油都融化到了肉纤维里,由此

能够锁住肉汁,入味而不干,令味道更胜一筹。不过,鹅肉也带有水禽特有的膻味,如何扬长避短,令不同的味型相互调动又相互依存,就端赖于香料的搭配应用,以及烹制手法和品质上的塑造了。

制作工序分三步:先把开膛洗净的整鹅缝合起来,吹胀鼓起,放到沸水里烫皮,再过一道冷水,皮肉就会稍稍分离却又不脱;接下来用多味香料涂抹腌制,悬挂风晾,及至鹅皮干水缩紧,用白醋兑麦芽糖汁涂抹上色;最后挂到烤炉里,或者用大瓦缸四面堆放木柴围绕。至于什么时候须开炉转动翻面,或加火添柴,可臻于完美,全凭经验判断。熏烤的燃料,也有讲究,尤以果木为佳。如荔枝木和枣木,火力均匀持久,不仅入味深,皮脆肉滑,汁液丰富,烧鹅也会带有淡淡的果木香,更能勾起食客心底的原始食欲,并凭此成为烧鹅制作的美学信条。

新烤出炉的烧鹅,红亮油润,观之可喜,斩件时甚至会有肉汁从切口处浅浅溢出。蘸上酸梅酱吃,最具风味。已被改善肌体肤质的烧鹅,看不到一丝脂肪,每一件都是纯瘦的,但又不柴不渣,腴美滑嫩,与酸味灵动的酱料结合到一起,不仅化解了多余的油腻感,于舌尖游弋的酸甜清香,也显得分外妖娆,有一种别样的汁香肉美在里头。最关键是,烧鹅的美味与世俗生活之间互为兼容,只需花几十元钱,就能吃得满嘴留香。

心情 在路上与诗重逢

□黎武静

再好的诗句初忆时未必真切,总是在多年之后在回忆里蓦然重逢,才懂其中滋味。

幼时读刘长卿的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,未识其动人处,而高中时的某一个中午午餐时分,对着一碗心爱的纯白的大米饭,突然就想起这首诗:“日暮苍山远,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。”真真切切,如在睡前。

更多时候,总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前,想起无数读过、学过、背过的诗句。这城市这么多十字路口,最长的红灯要等八十秒。八十秒足以记起许多事情,诗句总在这个时候悠悠响起,像一个机缘巧合的灵光乍现。

那年有一日下班,我慢悠悠地骑着旧自行车,停在最繁华的市中心的十字路口,到处是人潮涌动,到处是等着回家的人流。“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”——很多年前背过的句子,当年并不觉得好,那一刻,突然如画般呈现眼前,星光垂垂旷野,月华与江水奔涌,一时间觉得竟是这样的好。不知为何想起,也不知当年为何不懂,也不知这画面从何而来,如何而至,就这样一瞬间,仿佛福至心灵。

又有一日上班,同一个十字路口,红灯停处,无所事事,就想起纳兰性德的《蝶恋花》:“辛苦最怜天上月,一昔如环,昔昔都成缺。若似月轮终皎洁,不辞冰雪为卿热。无那缘缘容易别,那堪飘风递冷,故遣度幕穿帘。似欲驱新柳,半随双燕语。”突然就被最后一击中,“春从

认取双栖蝶”,这画面太过真切,悲从中来,深哀巨痛,却有一种恍惚之感。春色迷离,彩蝶双宿双飞,花开如诗,然而斯人已逝,何处问前身?

也不见得几次都在路口想起这些诗句的前世今生。还记得那年的冬日,在去图书馆的路上,熟悉的超市门口,永远热热闹闹的氛围里,雪突如其来地从高空徐徐飘落。白雪纷纷,真是想起纳兰性德的那一句:“别有根芽,不是人间富贵花。”雪花冰凉凉的触感扑面而来,裹着厚厚的大衣,愉快地继续往图书馆去,那个书山书海的目的地是一个太过愉快的所在,一路前行想起什么样的句子,都不减半分喜悦。

另一年的秋天,往医院买药去,这一路却在想李商隐的《锦瑟》:“锦瑟无端五十弦,一弦一柱思华年。庄生晓梦迷蝴蝶,望帝春心托杜鹃。沧海月明珠有泪,蓝田日暖玉生烟。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天色蓝得一望无际,万里无云,阳光下渲染得清清浅浅,像一汪寂静的湖水,时光里波澜不惊,一时安静,不解何意,也被这美丽诗句所迷,匆匆背下。忽然就明了,这首读过千百遍的诗,不管被世人解为何意,它的每一个字的美,就是它的意义。那些隐晦的表达不必理会,它字面的华美与绚丽,就是它的所寄与所归。字面本身,就是意义。

每个在路上想起的诗句,都是一场重逢。每一次初读的懵懂,都成为前缘深种。时光缠绕其中,成为诱人的佳酿。

体悟 八九十枝花

□耿艳菊

星期天,一家人骑着车到郊区玩。路过一座桥时,发现桥上竟然开着花,还相当绚烂。花朵很大,两种颜色,白色和红色,白的如雪纯净,红的如玫瑰亮丽。

我们停下来看,发现桥下很杂乱,有各种各样的草,还有一条臭臭的水沟。看到这些,刚才的喜悦莫名地打了折扣。但花才不管你心绪的起伏,它们开它们的,还是那么嫣然。孩子也不,磨蹭着不肯走,他觉得那花开得有意思,草长得有意思,就连那混浊的水沟也有意思。

站在桥上,四处张望,不远处有几家卖西瓜的。穿着绿衣的西瓜堆在车上,炎夏天的安然样子,像是汇聚了一个夏天的清凉。

过了一段时间,忙忙碌碌的生活,使我几乎忘记了那次郊区的所遇。而在一个晚上睡觉时,孩子嘴里一直念叨着几个字:八九十枝花,又问我上一句是什么。他告诉我他在数我们那天在桥上看到的花,数着数着又觉得像以前背过的诗。

我回想起那天的心情,果真像那首古诗,字句最简单,却勾勒出最美意境的,要数这首诗了。邵康节不愧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,用数字如此巧妙地描绘出一幅淳朴而又令人回味无穷的画面。这巧妙之处在于,有天真烂漫,亦有对质朴生活的热爱。

教孩子重新背这首诗: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。亭台六七座,八九十枝花。没想到孩子竟解解起来:妈妈,你错了,我们那天看到的明明是西瓜六七车嘛。我笑:对的,对的,亭台没有了,却有生活气浓厚,又能让人消暑解渴的甜西瓜,比亭台好。

杂笔 不相干的几件事

□张勇

有几件事,都是听说或从书报中看的,时代有别,人物迥异,或常会将这几件事一并想起,虽没什么关联,自觉颇受教益。

许子东教授说自己学书法时,曾向一位老书法家请教自己怎样才能将书法练好。书法家告诉他,凭他的聪明才智,每天拿出两小时,坚持三年的话,就可以啦!当时的他心里想:若这样说的话,拿出这么多的时间我就能学好一门外语,学好一门外语就比书法强得多啦!后来,自己没有学好外语,书法也荒弃了。

翻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梁实秋整整用了37年的时间,工程之大,耗时之长,令人惊叹。译成后,梁实秋已经65岁,朋友们特意为他举办了庆功会。在会上,梁实秋说道:“翻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要具备三个条件。”大家忙问是哪三个。梁实秋说:“第一,他没有学问。如果有学问,他就去做研究的工作了;第二,他不是天才。如果是天才,他就会自己创作作品了;第三,他要长寿,否则就无钱译完。荣幸的是,这三个条件我都符合,所以我才得以完成这部伟大作品的翻译工作。”

摄影是个烧钱的爱好,当年的穷小子张艺谋为了节省胶卷,最大限度地利用底片,即使是寒冬腊月北风呼啸,他也抱着相机在渭河边、华山山顶上时而“徘徊”,时而“游侠”,直冻得哆哆嗦嗦,等光线,等云雾,等构图,天长日久终于磨炼出一套精准的构图技术。也正是这种“精准”,使得他后来拍代表作《黄土地》时90分钟的长度只用了27000尺胶片,而今天有些导演,拍30分钟可用掉30000尺胶片,其效率相差了30多倍。

鲁迅讲过一个故事。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驴驮着货物去卖,货卖出去,回来的时